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六十五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庶官 宋六之十

趙禹

游師雄

王韶

子厚

高永年

王君萬

子瞻

張守約

蕭注

沈起

劉彛

張詵

徐禧

子俯

李稷

高永能

曲珍

俞充

羅拯

張問

沈立

王文郁

劉紹能

李浩

向寶

王恩

趙隆

賈崑

張整

趙禹字公才邛州依政人起進士為汾州司法參軍郭遠宣撫

陝西辟掌機宜文字种諤擅納綏州降人朝廷以其生事議誅

諤出疏言种諤無名典舉死有餘責若遽歸降人反故地恐彼

弘簡錄

卷一百六十五

一

宋撫官十

未必聽順徒損國威不若諭以彼衆餓殍投死中國雖邊臣擅
納實無所利特以往年俘我蘇立景詢輩爾今若遣詢等還降
人交歸各遵紀律以寧疆場計之上也如其蔽而不遣則我留
橫山之衆亦未爲失及遼帥鄜延爲移書執政援种世衡招
蕃兵屯青澗城故事請存綏州以張兵勢先規度大理河川建
堡砦畫稼穡之地以處新附之衆朝廷從之活降人數萬爲東
路屏蔽熙寧初又議納塞門安遠二砦還其綏州尚言綏實形
勢之地宜增廣邊障以觀其變於計爲得名入問狀對曰綏之
存亡皆不免用兵况所降人入吾肝脾不可無備神宗然之除
集賢校理提點陝西刑獄時宜撫韓絳督河東兵西討尚言大
兵過山界皆砂磧乏善水草又亡險隘可以控扼切爲危之若
先經畫山界控扼之地招誘山界人戶處之生地然後乘兵威

可以遠攻不爾未見其利絳以禹權宣撫判官加直龍圖閣知
延州夏自失綏州屢欲款塞每以虛聲動搖詔問方略禹審計
形勢獻破敵之策奏言夏使必欲盡綏界願聽本路經畧司分
畫歲賜則俟通和之日復焉朝廷用其策明年賜名綏德城禹
遣裨將曲珍呂真以兵千人分巡東西路遇夏衆四萬自問道
方欲取綏道遇珍皇駭亟戰真繼至夏衆敗走初鄜延地皆荒
瘠田不出租諸酋各占所有禹因格問曰往時汝族戶若干今
皆安在對以大兵之後死亡流散所存止此詰曰其地存乎曾
無以對禹曰聽汝自募丁使占田充兵吾欲得者人佃田不問
也諸羌皆感服始檢亡籍悉補之又募騎兵七千括公私閒田
七千五百餘頃給之前此蕃兵祇提空簿漫不可攷屬歲饑禹
因議沮其手願刺者貸穀一斛人皆樂從又訓練以時精銳過

於正兵詔嘉之。擢天章閣待制。交趾叛。仍命佐逵爲安南行營。經略招討副使。及是。逵輒與尚異。尚欲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河峒丁。啖之以利。使招徠壯勇。慰其腹心。然後大兵繼之。又欲使人齎敕榜檣。貳其黨。逵皆不聽。逵欲令燕達先破廣源。出其不意。趣利掩擊。尚固爭以爲廣源間道距交州十二驛。勢必分潰。已而賊據江列。艦官軍不能濟。尚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徐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降其渠酋。以逵坐貶。亦降。知桂州。尋復職。權三司使出。爲河東轉運使。坐餉種謬。軍不繼。黜知相州。移淮陽軍。數月復之。知慶州。羌夥名昌將入寇。詭稱送幣。尚知蕃主白信。可使信適以罪係獄。破械出之。約期日使往。果縛以歸。又上撓髮計。明年夏。侵蘭州。遣曲珍將兵直抵鹽韋。俘誠千餘。擐孳畜五千。其酋搜厥鬼名宿兵於賀蘭原。時出攻。遇尚遣將。

耿端彥將兵四千趨之李煦甫蕃官歸仁各將兵三千左右分
擊預選三蕃官各引輕兵五百取間道邀其歸路端彥與戰賀
羅平敵敗果趨平夏伏發斬馘甚衆生擒鬼名并首領六人獲
戰馬七百牛羊老幼三萬餘遷龍圖閣直學士復帥延安元祐
初夏將入侵檄西路將劉安李儀領輕兵襲洪州擣其腹心俘
斬甚衆遷樞密直學士夏旣入貢有梁乙埋數擾邊陲間使諭
以善意遣之戰袍錦綵乙埋自是不復窺塞乃縱問國中疑而
殺之五年拜端明殿學士遷大中大夫未幾卒年六十五贈右
光祿大夫紹聖中以與夏人四嵒議罪入黨籍

游師雄字景叔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爲儀州司戶參軍遷
德順軍判官鄜延將劉瑄欲自延安入安定黑水師雄以地薄
賊境可慮請由他道旣而諜告黑水之傍果有伏瑄還謝曰微

君言吾不返矣。趙禹帥延安辟爲屬。時戍兵在別堡龍安以北。諸城兵力咸弱。禹患之。帥雄請發義勇以守。多聚石城上待其至。夏人知有備不敢入。但襲荒堆三泉而還。諸壘饑計口賦糧振貸人無殍亡。元祐初爲宗正寺簿。時將棄四砦。帥雄語執政曰。此先帝所以控制夏人。一朝遽棄。不惟示中國之怯。將起敵人無厭之求。萬一溷我荆郢。視以爲誦。關南十縣。燕人復求亦將與之乎。不聽。因著分疆錄以見意。遷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酋鬼章清宜結乘間脅屬羌。構夏人爲亂。謀分據熙河。帥雄奉詔臨邊。聽便宜從事。既至。諜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屯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帥雄欲先發以制之。大帥劉舜卿慮彼衆我寡。帥雄曰。兵在謀不在衆。脫事不濟。甘受首戮。議乃定。分兵爲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兕破六通宗城。斬首千五百級。斷

黃河飛梁阻青唐十萬衆不得度誼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
九千斬首千七百級捷聞百僚表賀遣告永裕陵將行厚賞言
者恐邀功生事乃止加集賢校理自後于闐大食佛林迦黎諸
國皆懼悉遣使入貢除陝西運判提點秦鳳路刑獄裂人侵涇
原復入熙河師雄建言蘭州距賊一舍通遠不百里非有重山
複嶺之阻宜於定西通渭之間建安遮納述結珠三柵及獲耕
七堡以固藩籬此無窮之利招討范育從之入拜祠部員外郎
遷陝西轉運使言往者邊土不耕悉仰給於內今積粟已多軍
食自足宜令內地量致之直以免大費報可拜衛尉少卿哲宗
數訪邊防利病師雄上慶曆以來邊臣施置之臧否朝廷謀議
之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六十事名曰紹聖安邊策出知邠
州改河中府進直龍圖閣知秦州徙陝州師雄慷慨豪邁有志

事功朝廷用不盡其材卒年六十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自幼客游陝西熟聞邊事登進士調新安簿建昌司理參軍熙寧元年上平戎策三篇大略以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敵有腹背之虞夏人比年攻青唐幸而不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涼之間將牧馬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皆擾竊聞由武威南至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亶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穀幸今種類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羌旣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今唃氏子孫惟董氍瞻征兄弟差盛爲羌人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糾合宗族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爲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

名問方略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蕃部俞龍珂在青
唐最大。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遣
其豪隨以束久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順是也。自
此鑿空開邊。附于王安石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
置市易司。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從之。改著作佐郎。卽
命提舉其事。經略李師中謂韶所言乃指極邊弓手所占地耳。
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安
石主韶議爲罷師中。代以竇舜卿。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關
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一頃。廼又罷舜卿而命韓縝。
縝遂附會其事。遷韶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後郭達上韶盜貸市
易錢。安石以爲不足校。徙達涇原。帝志在復河隴。築古渭爲通
遠軍。以韶知軍事。五年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角抹

耳水巴等族諸將以羌保險謀置陣平地韶謂賊不捨險來關
我師必徒歸今當使險爲我有乃徑趣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
曰敢有言退者斬賊乘高下圖韶躬擐甲胄麾兵逆擊之羌大
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賄征度洮來援餘黨復集韶戒
別將山竹牛嶺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首領瞎藥等與戰破
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進右正言集賢殿修撰復孳走賄征
降其部落二萬更名鎮洮爲熙州合熙河洮岷通遠爲一路進
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六年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連拔宕岷二
州凡得城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萬計進左諫議大夫端明
殿學士七年入朝轉資政殿賜第崇仁坊還至興平聞景思立
敗賊圍河州帝爲肝食議乘熙河韶日夜馳至熙命撤城守選
兵二萬令諸將曰賊所以圍我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

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所謂批
亢擣虛形格勢禁則圍自解乃直扣定羌城斷夏國通路瞎征
知援絕果拔柵去詔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路自後焚八千
帳瞎征窮蹙丐降得以獻帝聞大喜拜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
資政觀文二殿非執政而除者自詒始官其兄弟及兩子賜絹八千匹未幾驟除
樞密副使熙河雖名一路實無租入軍食咸仰他道運判馬瑊
數据撫官吏細故都欲罷瑊安石不許自是與安石異歸曲謝
廷極論安南之役貪虛名而忘實禍帝不悅乃罷知洪州又坐
謝表怨慢落職知鄂州卒年五十二贈金紫光祿大夫詔起孤
生用兵有機略每戰必捷臨出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晝夜
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尚鼻息自如人服其
量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狂狀遂病疽洞見五臟人謂多殺之徵

紹聖三年詔熙河立廟十子厚家最顯 厚字處道少從父兵
間暢習羌事累官通直郎換禮賓副使幹當熙河公事會賂征
與隴拶爭國厚與王賡議復故地元符元年與師出塞下邀川
降賂征次青唐隴拶出迎詔賜姓名趙懷德復定涅鄯進東上
閤門副使知涅州既而他種叛合兵來攻厚不能支朝廷度不
可守乃以州界懷德貶厚石內府率再貶賀州別駕崇寧初羌
人多羅巴謀復國立懷德之弟溪賒羅撒懷德畏偏奔河南蔡
京還厚前秩命安撫洮西與童貫偕往羌集衆以拒厚聲言駐
兵羌備益弛乃陰戒行與高永年異道出擊殺多羅巴二子惟
少子阿蒙遁復拔涅州以功進威州閤練使熙河經略安撫自
將中軍趨綏遠羌陣臨宗水厚親帥强弩迎射磨騎登山攻其
背伺羌退走別將張誠以右軍濟水繫之遂大敗羅撒單騎馳

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門降遂入廓州超拜武勝軍節度
觀察留後明年羌焚大通河橋以叛圍宣威城新疆大震降厚
郢州防禦使懷德復納款仍還舊官提舉醴泉觀卒贈寧遠軍
節度使諡壯敏 宋字輔道好學工詞章登第至校書郎

高永年河東蕃官爲麟州都巡檢王贍取青唐永年總蕃兵爲
先鋒直抵宗哥城開省章峽路擊走叛羌結陣還青唐羌攻甚
急復擊之去會苗履姚雄以援師至戰溪蘭宗堡履稍却永年
領勁騎斷羌爲二乃退又戰于乾溝永年馳萬衆中單馬援矛
刺殺羌酋彪雞厮斬其首餘衆宵遁遷皇城副使及雄棄湟鄯
以永年殿歸崇寧初進四方館使知岷州蔡京復開邊使帥兵
六萬克安川堡遂至湟卽知州事加領利州刺史爲熙秦兩路
都統制羅撒萃精勇據高阜欲衝官軍時永年將左軍揮選鋒

突陣大軍乘之鄯州平遷賀州團練使知州事羅撒復合夏國
四監軍之衆逼宜威城永年山禦之行三十里逢羌帳下親兵
皆昔所推納熟戶因不之備遽爲所執多羅巴探其心肝食之
王厚劾以信任降羌自取其死故贈恤不及

王君萬泰州寧遠人以殿侍爲秦鳳指揮王韶降俞龍珂別羌
新羅結不從經略韓縝期諸將一月取之君萬詐爲獵者羣逐
直至新羅結帳稍相親狎因與同獵乘間兵之馳以獻功得閭
門祇候武勝首領藥廝逋邀劫于闐貢物命君萬帥師致討出
南山履險畧地廝逋潛伏山谷橫矛躍出將及君萬亟側身避
之轉首奮擊斬廝逋衆驚相率聽命復以破北關南市功擢熙
河路鈐轄領英州刺史達州團練使賜絹五百羌圍河州君萬
請於王韶曰南撤宗城小而堅疆勇所聚若併兵破之圍當自

解韶川其計陞客省使兵馬副總管坐貸結糴錢轉運孫迥糾之互相構訟貶鳳翔鈐轄籍家貲償逋遂以愆卒 子瞻爲人狡猾因李憲進立功至皇城使領開封團練使元符中知河州說轉運張詢謀取瞻征朝廷罪其專奪十一官猶領河州瞻欲以功贖過乃密畫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言狀惇下其事於孫路以爲可取然知瞻難制使總管王惇統軍瞻副之爲前鋒引兵趣邈川將渡河瞻忌惇分其功給言食畢乃發夜半輒起平明入邈川徑上捷書不以白軍府惇訴其事路欲掩其功故抑瞻專以兵柄付惇而留瞻屯邈川遂與惇交訟言路指畫相違惇主瞻不直路曰首謀者瞻也乃徙路河南罷惇統制以胡宗回爲帥日夜督出師諸具宗回傳瞻懼無功掩攻隴拶及心平等皆出降入據其城詔建爲鄯州進四方館使領維州團練

榮州防禦使爲路鈴轄贍縱所部剽斂羌衆搆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復青唐贍遣將李賓領二千騎襲戰敗北戮心牟等九人悉捕斬城中羌有錢羅結者嘯集外叛數千圍逸川夏衆十萬助之王吉魏釗种朴相繼敗沒書聞帝震駭轉運李總秦希甫効贍盜取二城財物因致變又殺心牟欽邈以滅口曾布言其創造事端貶右千牛將軍房州安置配昌化軍行至叢縣縊死崇寧初錢適訟贍功及王厚平鄩廓蔡京追賈贍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除其子珏通事舍人

張守約字希參濮州人以蔭主原州截原砦招降羌酋水令逋等十七族萬一千帳握廣南走馬承受公事當僂寇之後詣闕陳南方利害皆見納用歐陽修薦其智略權知融州峒將吳儂特險爲患捕誅之修復藹可任將帥爲定州路駐泊都監徙秦

原括生羌隱土千頃募射手築硤石堡甘谷城守約常出巡邊
遇夏人萬騎來寇守約簡兵五百迎戰挺身立陣前發強弩殲
其酋敵遂退王常聞熙河以爲鈐轄加通事舍人仍統秦鳳羌
兵駐通遠軍會羌衆三萬欲復舊地守約渡洮水擊破之取窖
粟食軍羌老弱畜產走南山左右欲邀之守約曰彼逃死耳戒
勿追鬼章圍岷州守約提敢死士於高山鳴鼓張幟賊驚顧而
遁降其首領千七百人遂知岷州遷西上閤門使知鎮戎軍徙
環州慕家族頗很難制搖動種落守約勒兵討擒之進環慶都
鈐轄知邠州徙涇原鄜延秦鳳副總管領康州刺史夏人十萬
屯南牟畏其名引去徙知涇州涇水暴輒壞城每歲必增築隄
堰勞費不貲守約至適歲饑命罷其役故有河神祠在南塢禱
而遷諸北以殺河怒一夕雷雨河徙而南其北遂爲沙磧遷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名還道卒年七十五凡典州郡皆有惠愛復善知人所薦燕達劉昌祚姚麟王崇極劉舜卿皆爲名將從征靈武至清遠軍言于高遵裕曰此去靈州不三百里城中惟僧道數百若棄十日糧直搦其城可立奇功又勸令士衆護糧餉以防抄掠不聽果以收還

蕭注字巖夫新喻人磊落有志喜言兵登進士攝番禺令值饑寇圍城勢危甚注自圍中山募海濱壯士得二千人集上流乘大舶因風縱火焚破賊舟卽日發懸門納援兵民持牛酒芻糧相繼而入城中始有固志自是每戰皆勝蔣偕上其功換禮賓副使廣南駐泊都監賊還據邕管將嘯誘諸洞余靖患之以屬注乃挺身入蠻中施結恩信狄青疑注倚賊聲勢爲姦利欲誅之賊破始信前功以注知邕州智高走大理國其母與二弟寓

特磨道注帥師往討獲一裨將引致臥內與之語具得賊情悉擒送闕下拜西上閣門副使又募死士入大理取智高至則已爲所殺函首歸獻轉閣門使居邕數年陰以利啗廣源羣蠻密繕兵甲疏言今不取交趾異日必爲大憂願馳至京師面陳方略未報而甲洞申紹泰犯西平五將被害諫官論注致寇罷爲荆南鈐轄再貶泰州團練副使未幾改鎮南節度副使近臣訟注廣州功起爲右監門衛將軍邠州都監熙寧初擢禮賓使知寧州管幹麟府軍馬移知桂州入覲會又有言交人挫於占城衆不滿萬可襲取者神宗以問注對曰昔者臣言時溪洞之兵一可當十器甲堅利親信之人皆可指呼而使今萬不如昔矧交人生聚教訓又十五年謂之兵不滿萬妄也至桂種酋皆來謁注延訪山川曲折老幼安否得其驩心有獻征南策者不聽

尋因沈起自任平蠻罷注代歸遂卒年六十一注有膽氣嗜殺亦善相人韓絳方安撫陝西帝問施設何如對曰算謀深遠臣不能窺所知惟位極將相帝喜曰果如卿言絳必成功問王安石何如曰牛目虎顧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爲多惟氣和能養萬物王韶始爲參軍注許以他日功名類孫沔但壽不及後皆如其言

沈起字興宗鄞人少喜談兵註孫武書以自見范仲淹器其材登進士高第調滁州判官監真州轉般倉父憂終喪遷知海門縣地負海潮至月民田舍起爲築堤百里引江水灌漑田日益闢民徙業者相率而歸立祠祀之中丞包拯舉爲監察御史立縣令考課法設河渠司領諸道水政乞采漢故事擇卿大夫子弟入宿衛選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官省勿專任宦官宗室袒免

親令補外官復府兵汰冗卒書數十上以論興國錢官事不合
出通判越州改知蘄楚二州京東歲饑盜起除提點刑獄至則
開首贖法攜其黨類轉相束縛收開封府判爲湖南轉運使所
部羽毛筋革舟楫竹箭之材吏挾爲姦漁獵無制起至則會計
常用官與商人貿易所省什六七召爲三司鹽鐵副使直舍人
院熙寧三年加集賢殿修撰爲陝西都轉運使慶州將寇長
安率兵討平之會韓絳城綏州不利罷知江寧府入判吏部流
內銓故事吏以賊私結法無輕重終身不遷起論其情可矜者
可限年敘用遂著爲令奉使契丹至王庭其位中與夏使等起
辭不就升東朝立遂爲定制六年拜天章閣待制知桂州一意
攻討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妄稱受密旨令疆吏入溪洞
點土丁爲保伍授以陣圖使歲時肄習又命指使督運鹽至海

瀕集舟師教水戰故時與州縣貿易悉禁止之由是交人益貳
大集兵丁謀入寇知邕州蘇緘遣以書請止保甲罷水運通互
市不聽劾緘沮議起亦坐罷命劉彝往代交人率衆化境連陷
廉白欽邕四州死者數十萬事聞貶起團練安置郢州卒 彝
字執中福州人幼介特居鄉以行義稱從胡瑗學所立綱紀規
式彝力居多第進士爲邵武尉調高郵簿移朐山令治簿書恤
孤寡作陂池教種藝平賦役抑姦猾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熙
寧初爲制置三司條例官以悉東南水利擇爲都水丞久雨汴
漲彝請但啓楊橋斗門水卽退收兩浙運判轉知虔州虔俗尚
巫鬼彝著正俗方以訓盡斥淫巫使以醫易業俗爲一變加直
史館知桂州以交趾叛坐貶均州團練副使安置隨州又陞名
編諫涪州徙襄州元祐初以都水丞召還病卒年七十著七經

中義百七十卷明善居陽二集各三十卷

張詵字樞言浦城人登進士通判越州民患苦衙前役詵爲科別貧富籍人戶當役者顧充以錢皆稱其便改知襄邑擢夔路運判建議拓濫夷地錄功加直集賢院爲陝西轉運副使神宗閱章奏與蔡挺有所論欲識之名對賜金紫明年授直龍圖閣知秦州前此將吏貪功多從羌地獵射因起邊患詵至中令毋得犯羣羌感悅遷天章閣待制知熙州董道遣鬼章逼岷州詵率兵往討破之于錯磨城斬首萬級元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會靈武出師復命權熙河經略事趣使倍道行時倉卒治戎有司計產調夫民多流亡師罷徙知杭州道過京師帝訪以西事對曰彼勢雖弱我師未銳願以歲月圖之終正議大夫年七十二詵孝友廉於財不殖田業以拓地進用清議少之

俗利疚不事科舉新法行獻所作治策二十四篇命以布衣充經義局檢討神宗覽其策曰朝廷用經術士十變八九然多蹈襲人語不求心通此言良是宜試於有用之地卽授鎮安軍節度推官中書戶房習學公事歲餘召對擢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有道術李士寧故與王安石善嘗見趙世居贈以寶刀世居神之又贈其母康氏仁宗御製詩知諫院范百祿因劾士寧妖妄併言世居不軌禧奏士寧所遺詩實仁考所撰烏可指以爲反朝廷命官參治百祿坐不實貶進禧集賢校理檢正中書禮房俄坐參鞠呂惠卿貸華亭富人錢事陰右惠卿中丞鄧綰劾之出爲荆湖北路運副元豐初惠卿力引召知諫院神宗采用惠卿更蕃漢兵戰守條約將推之他路遣禧往經

晝復是其議故不次擢用母憂服除試知制誥兼中丞因疏縮
過帝知前發左遷禧給事中會种諤西討得銀夏宥三州議繁
城守之詔禧與內侍李舜舉往相其事禧言銀州雖據明堂川
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蝕其西北又阻天塹實
不如永樂形勢險阨竊惟三州陷沒百年一旦興復於邊將事
功實爲俊偉軍鋒士氣固已百倍但建州之始頓費不貲已與
沈括議築砦堡各六砦之大者周九百步小者五百步堡之大
者二百步小者百步用工二十三萬諤還自京極言非計禧怒
奏諤跋扈移守延州大將高永亨亦言城小人寡又無水不可
守禧以爲沮衆欲斬之械送延獄遂城永樂凡十四日而成夏
兵傾國來爭高永能曲珍請及其未陳擊之禧不聽俄鐵騎度
水犯陣鄜延選鋒軍最號驍銳先敗而奔夏人乘之後陣大潰

上卒奔死幾半遂圍城據水砦掘井不及大半渴死夏人蟻附
登城尚扶創拒關夜大雨城陷禧舜舉李稷高永能皆死事聞
贈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部 子俯字師川以父死投通直郎
累官司門郎中致仕建炎初奉祠內侍鄭誥使江西得其詩傳
聞禁中胡直孺汪藻迭薦起爲諫議大夫舍人程俱以喧朝論
封還詞頭紹興二年仍賜進士出身兼侍讀三年遷翰林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兼權參知政事朱勝非言襄陽上流所當
先取帝與趙鼎謂知上流利害無如岳飛者俯獨持不可帝不
聽會又欲許劉光世入奏鼎固爭俯乃求奉祠去九年知信州
王次翁論其不理郡事復予祠踰年卒爲人才俊與會幾呂本
中游有詩集六卷

李稷字長卿邛州人龍圖閣直學士絢子以蔭歷官管庫權河

北西路運判察訪使言其修拓深趙邢三州城隍刻嚴忍徒之
東路俄提舉蜀部茶場舊額三十萬增而五之又制置解鹽提
鹽鐵判官爲陝西轉運使始奏秦民作舍道傍使納侵街錢一
路擾怨稷與李察皆以苛暴著稱時人語曰寧逢黑殺莫逢稷
察受旨令督餽餉得斬郡守以下民苦捐運多逃逸稷令騎十
執數十入斷其足筋宛轉山谷間累日方死上下相臨以峻法
軍食竟不繼謬托言以致大功不就坐削秩降爲判官命輦金
銀鈔帛實永樂充積既多守不敢去故受國愈急以及于難陸
師閔爲訟前功贈朝奉大夫工部侍郎賜田十頃

高永能字君舉與弟永亨世爲綏州人自伯祖文暉舉州來歸
斥團練使祖文玉皆居延州至永能始家青澗少有勇力善騎
射山行伍補殿侍稍遷供奉官從种諤取綏州發兵千人先入

羅元五戰皆捷轉供備庫副使知綏德城事開地四千頃增戶
千三百元豐初爲鄜延都監會秋大稔夏人將取稼屯騎於大
會東永能簡精騎突過其營騎卒驚潰獲鈐轄二人轉六宅使
經略呂惠卿行邊令伏騎以備侵軼邊騎果至馳擊走之嘗引
千騎遇夏兵二萬犯當川堡永能度不能支依險設疑且鬪且
卻令後騎揚塵若援兵至者寇遂解去擢本路鈐轄爲西討前
鋒圍米脂城夏人十萬來援永能語其弟曰彼恃衆易吾軍宜
嚴陣待其至張左右翼擊之可破也詰旦鏖戰于無定河斬首
數千級得馬三千橐駝牛羊萬計降其酋令介訛迺進東上閣
門使領寧州刺史又進四方館榮州團練使永樂城陷其孫昌
裔欲拔之從間道出歎曰吾結髮從事西羌戰未嘗挫今年已
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力戰而沒詔贈房州觀

察使錄子世亮忠州刺史孫皆侍禁殿直時延州將寇偉等十
三人景思誼等九十人皆以城陷死贈官及賜田有差

曲珍字君玉隴干人世以材武長雄邊閭嘗與叔父出塞游獵
猝遇夏人陷其圍中珍馳擊大呼衆披靡得山嶺水不至復持
短兵決鬪遂得俱脫秦鳳都鈐轄劉溫潤奇其材出寶劔令射
一錢於百步外中卽與之遂從溫潤城古渭與羌戰先登陷陣
爲綏德城監押提孤軍拒寇斬其大酋加閤門祇候洮西有功
遷內殿崇班爲郭達趙兩南征第一將進自右江撫接廣原三
州十二縣降僞守已下百六十人老稚三萬六千口功最諸將
遷西染院使得疾輿還京師神宗遣使臨問賜之弓劍鞍馬命
有司蠲其鄉徭賦權鄜延鈐轄進副總管從种諤攻金湯永平
川斬二千級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永樂之役謀言夏人

聚兵珍請徐禧還米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分陣抵城下時衆
心已搖珍陳兵水際自禧曰若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
大將奈何遇敵不戰先自退耶及攻城急又勸禧宜乘兵氣未
衰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亦不聽及敗收殘兵入城陷因絕而
免子弟死者六人坐貶皇城使帝責以後效元祐初爲環慶副
總管夏人寇涇原號四十萬珍檄虛騎馳三百里破之曲律山
俘斬千八百人解其圍進東上閣門使忠州防禦使卒年五十
九珍雖不知書而忠義本於天性善撫士卒得其死力

俞充字公達鄜人登進士熙寧中以姻事內侍王中正至都水
丞開沿汴淤泥溉田爲上腴者八萬頃命檢正中書戶房加集
賢校理淮南運副至成都轉運使茂州羌寇邊充上禦戎十策
名判都水監河決曹村命充往護視還陳河防十餘事因論水

衡之政不修因循苟且寢以成習乃有司自取敗事未可歸罪於歲也加集賢殿修撰提舉市易司歲登課百四十萬辭免故事賜錢元豐間以薦擢天章閣待制知慶州州兵素驕充嚴約束斬妄言者五人於軍門卒有痛苦則巡撫慰勞死不能舉者出私財周其喪以故莫不畏威懷惠環州與夏境交錯多棄田弗理充移檄所部以時耕植每至收穫移兵護之慕家族山夷叛舉戶三百亡入夏充遣將張守約耀兵塞上夏人亟反之充知帝有川兵意屢倡議請西征言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其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梁復宜淫恣其凶虐國人怨嗟寔當興師問罪之秋願得乘傳而陳攻討之略其後永樂之禍始此詔令接屬入議未及行暴卒年四十九

羅拯字道濟祥符人登進士歷官知榮州城介兩江間每漲輒
圮拯爲作東西二隄患遂息選知秀州除江西運判提點福建
刑獄興泉永壤廬舍請勿征海運竹木經一年民居皆復遷轉
運使邵武之光澤不權酷以課賦民號黃翅錢拯均之三邑人
以爲便高麗自天聖後職貢絕至是其王欲命使與泉商黃謹
俱來拯轉以聞神宗許之遂遣金梯入貢自此復通中國改江
淮發運副使先是官吏避譴不受陳粟故無積倉漕舟繫岸下
入米卽行至拯始於江淮建倉凡米有不可上供者積以廩軍
貯浙西米于潤倉以時運至自是漕增而費省加天章閣待制
轉正使居職七年徙知永興軍歷青穎秦三州卒年六十五拯
性和柔有曲直不校與運副皮公弼不協御史劾公弼貸官錢
拯力爲辦理諫官錢公輔嘗攻拯短其姻黨在部內拯往往薦

進之或譏其以德報怨拯曰彼以所見異故不協此以所職舉故盡言吾何尤哉時論服其長者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起進士通判大名郡有羣牧地歲久冒入於民易數主有司持詔書按舊籍括之至奪人田廬發丘墓間立爲罷之擢提點河北刑獄大河決議築小吳問言曹村小吳南北相直而曹村當水衝賴小吳隄薄水溢北出故南隄無患若築小吳則左必彊併傷南岸並京畿將爲害獨可於孫陳兩埽間起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久不決小吳卒潰歷江東淮南轉運使加直集賢院戸部判官復徙河北轉運所部地震河再決議者欲調京東民三十萬自漣築隄抵乾寧問言隄未能有益災傷之餘反復勞民非計神宗從之入爲度支副使拜集賢殿修撰改河東坐誤軍須貶知光化軍未幾復使河北諸葛

公權之亂郡縣株蔓連逮至數千百問疏爲中理止誅首惡熙
寧未知滄州時新法不除十年離考課最不阿時好歲饑言民
苟免常平助役之苦反以得流亡爲幸王安禮薦任六曹侍郎
帝以好異論不許歷知河陽潞州元祐初入爲秘書監遷給事
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五平生處已廉潔嘗仕鄜延幕府
與种世衡善父喪遺以汝州田十頃辭弗受還其子古亦不納
田蕪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命反諸种氏

沈立字立之歷陽人起進士簽書益州判官還提舉商胡埽采
撫大河事迹古今利病爲書曰河防通議泊河者悉守爲法遷
兩浙轉運使蘇湖民艱食縣介豪民發粟以振立亟命還之而
勸使自稱貸須歲稔官爲責償嘗著茶法要覽言茶禁害民歲
抵罪者甚衆而官僅得錢四萬乞行通商法三司使張方平上

其議罷榷法如所請名爲戶部判官奉使契丹欲令從其國服
立折之而止遷京西北路轉運使會方興六塔河名立與議請
止修五股等河及漳河分殺水勢以省役從之加集賢修撰知
滄州進右諫議大夫判都水監爲江淮發運使居職辨治加賜
金數詔嘉之歷知越杭二州審官西院轉江寧府徙宣州提舉
崇禎觀卒年七十三性好積書至數千卷神宗問所藏上其目
所書有山水記三百卷

王文郁字周卿鄜州新泰人初爲供奉官至府州巡檢韓琦薦
加閤門祗候麟府駐泊都監熙寧間數敗夏人於吐渾河其將
杳崖夜遣使以劔爲信欲舉衆降許之衆情忽變大譟而出文
郁擊之追奔二十里賊據險大戰矢下如雨文郁激將士曰爾
曹皆百戰驍勇今前迫強敵後背天險此韓信破趙時也士咸

奮進擊大捷遂降之遷通事舍人夏人踰屈野河掠塞上文郁
追至長城坂盡奪其所掠而還神宗召見問以招納香崖之議
對曰此乃致敵上策恨未能多爾並邊生羌善馳突識鄉導儻
能撫柔之所謂以彘攻彘也帝於是決意招納多獲其用文郁
善左射帝親閱試九發八中官其二子知鎮戎德順軍預定洮
河功還左驤副使知麟州夏衆踐稼文郁襲敗之部使者劾
爲生事奪郡印未幾爲熙河將從李憲討靈武遷路鈐轄夏人
圍蘭州已奪兩關門文郁募死士夜縋而下持短兵突戰賊敗
掃營去擢東上閣門使知蘭州諜知夏將大入清野以俟夏人
果趨皇蘭文郁乘城禦之殺傷如積圍九日而解收其尸築京
觀以功累遷殿前都虞候知河州築安西城金城關進泰州防
禦冀州觀察使卒年六十六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爲諸族巡檢父懷忠官內殿崇班
閣門祇候元昊嘗懸王爵遣金幣招之懷忠斬其使後遇力戰
死錄紹能右班殿直爲軍北巡檢擊破夏右樞密党移賞糧數
萬衆於順寧又爲先鋒毀夏人圍大順城柵至奈王川遂邀擊
於長城嶺熙寧中又敗夏人於破囉川皆策功最累遷洛苑使
英州刺史鄜延兵馬都監特詔與漢官齒仍以故職傳襲其子
元豐西討名詣闕賜對言俟西成後因糧深入乃可得志神宗
以爲然手詔言其戰功最多忠勇第一紹能以世將爲敵所忌
每設疑問之帝獨明其不然紹能捧詔感泣守邊圉四十七年
大小五十戰終皇城使簡州團練使

李浩字直夫家本綏州徙西河自幼通兵法以父定蔭入官從
波儂智高及韓絳城囉兀浩領兵戰賞堡嶺川殺大首領訛革

多移斬首千三百級積官供備副使廣西都監袁西北疆事著
安邊策謁王安石又從章惇引兵入敘州討舒光貴破盈口柵
下天府會于洽州懿州蠻酋田元猛元詰合狝狝拒官軍浩分
兵擊殺狝狝降元猛元詰遂城懿州進討黔江蠻復城之惇上
其功擢引進副使熙河李憲討山後羌浩將右軍至合龍嶺會
戰遣降羌乞墜輕騎突敵帳俘其酋冷難朴李密撤遷東上閤
門使爲副總管知河州安撫洮西五路大舉浩將前軍復蘭州
還引進使隴州團練使知蘭州兼熙河涇原安撫副使坐西關
失守報上不實貶秩哲宗立連戰吃羅瓦井加忠州防禦使歷
鄜延太原永興環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留後
向寶鎮戎軍人少善騎射年十四與敵戰斬首二級及壯以勇
聞爲御前忠佐有虎踞五原卑邪州東西百里人跡皆斷寶一

矢殫之道過潼關遇巨盜郭退山摠載關中金帛子女而東實
迎射走之盡得其所掠嘗至太原梁適授以四矢發凡三中適
薦其材勇曰今之飛將也神宗亦稱可比薛仁貴換禮賓使涇
原秦鳳鈐轄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卒厚振
恤其家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神宗閱衛士挽強中的且
偉其貌背供備庫副使爲河州巡檢與夏人搏戰蘭州城下中
兩矢拔去復闕意氣彌厲遷涇原將嘗整軍出萬惠嶺士饑欲
食恩倍道兼行衆始洶洶已而遇敵數萬恩引兵先入壁井甯
皆具諸將始服羌扣壁願見恩單騎徑山遙與語一夕引去哲
宗召見語左右曰先帝時宿衛人皆傑異如此留爲龍神衛都
指揮使遷馬軍都虞候侂契丹使聞其名相視嘆息出爲涇原

副都總管并護秦渭延熙四路兵城西安築臨羌天都十餘壘
羌圍平夏諸校欲出戰恩諭以賊傾國遠寇難與爭鋒宜以謀
制其敝乃堅壁清野使萬人設伏羌無所掠而退師果大獲徽
宗立以衛州防禦使徙熙河改知渭州括隱地二萬三千頃分
弓箭士耕屯爲三十一部以省餽餉邊臣獻市戰議恩言古今
相去益遠人非所習恐緩急難用先自取敗遷馬步軍殿前都
指揮使武信軍節度使賜居宅又賜城西地爲園固有疾以檢
校司徒致仕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

趙隆字子漸秦州成紀人以勇敢應募從王韶取熙河大將姚
麟出戰被重創語曰吾渴欲死得水尚可活時已暮有泉近賊
營隆獨身潛往漬衣水中賊覺追之且闕且行得歸絞衣取水
以飲麟乃甦又從李憲破西市師討鬼章外河諸羌將應以兵

隆先至兮其橋鬼章失援遂受擒擢爲涇原將戰平夏川功最多崇寧中轉熙河鈐轄將前軍出邈川復鄯廓夏人寇涇原詔分兵深入無令專向東方師至鐵山隆先登士皆殊死戰寇解去與童貫論燕雲事極言不可貫知不可奪以知西寧州充陞右都護羌蒙信服十二種戶三萬六千願內附大將劉法西討以奇兵襲羌潰之城震武遷溫州防禦使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仍爲本道馬步副都總管卒贈鎮潼軍節度使

賈昂字明瞻開封人少善騎射起家從戎神宗選材武以爲內殿承制慶州荔原堡都監林廣討遘夷辟前鋒又爲河東將敗西夏兵於明堂川累功轉莊宅副使遷路都監紹聖中夏兵數萬圍麟州神堂砦甚急昂以數百騎往援令其下曰國家無事時不惜厚祿養汝輩正以待一旦之用耳今力雖不敵吾誓以

死報衆感。屈卽循屈野河行。且五里。據北欄坡樹上一矢殪其
曾衆駭潰。哲宗嘉歎。賜袍帶。遷知皇城使。威州刺史。爲路鈐轄。
崑在兵間二十年。有智略。能拊御士卒。所鄉輒勝。累擢。漳州團
練使。卒年五十二。贈雄州防禦使。

張瑩字成伯。亳州鄆陽人。初隸皇城司。御龍籍補供奉官。爲利
文州都巡檢使。邊夷歲鈔內地吏懼罪反遺之物留久。乃去。瑩
惡其貪暴。無已。審募死士待其來。掩擊。幾盡。神宗壯之。調荆湖
將領拓溪蠻地。築九城。董兵鎮守。又破蠻于大田。歲中三遷。猶
拾酋衆乘舟屯托口。迫黔江城。中守兵纔五百人。情大恐。整伏
其半於托口旁。戒曰。俟吾旦度金斗崖舉幟。則譟而前。及旦。率
其半縛艤衝掩旗鼓。泝流急趨。賊望見大笑。幟舉伏發。前後合
擊。人殊死。鬪蠻騰踐投江中。殺獲不可計。升廣西鈐轄。坐殺降

從責監江州酒稅復爲涇原真定京東環慶鈐轄整蒞軍嚴整
哲宗嘗訪于輔臣召之入對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幹馬
軍司領威州刺史卒

弘簡錄卷一百六十五

終

弘簡錄

卷一百六十五

三

宋史卷一百六十五

弘簡錄卷一百六十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庶官 宋六之十一

家愿

曾孫大酉楊樹附

高賦

韓晉卿

王吉甫

葉康直

孫路

程衍

毛漸

張近

何常

余良肱

子卞爽

周常

李朴

張常

孫構

鍾傳

黃實

張頴

陶弼

路昌衡

姚祐

許幾

蕭占

陶節夫

李伯宗

王祖道

張莊

趙適

張蘊

何灌

子薊

吳革

家愿字處厚眉山入父勤國及其弟安國定國皆從劉宜遊與

二蘇爲同門友嘗憤王安石廢春秋著春秋新義又作策室作室二論言熙豐之紛更元祐之矯過讀者寔之愿弱冠遊京師由廣文館登第對策惟以守九年所已行者爲言蘇轍見而驚喜曰故人子能不爲少年進取計他日必當以直道顯調晉州樂至今元符三年日食應詔極論時政其大要有十謹始以正本敬德以格天離好惡以防小人審信任以便君子開言路以求直諫詳聽言以觀事實破黨議以存至公登碩德以服天下從寬厚以盡人才崇名節以厚士風疏上入邪下等謫監華州西嶽廟禁錮不削者十年黨禁解始改秩知雙流縣通判文州郡守鄭行純邀內侍勢自恣罷蕃夸互市啓邊釁愿爭之不從徑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以舊嘗入黨籍謫監英州酒稅量移黃州數年始予祠卽臣王庶薦通判果州高宗南

渡擢知閬州移彭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以乞骸歸卒淳祐
間會孫大酉侍講經筵理宗宣取所上疏讀之改容嘉嘆親書
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又同郡丹稜人楊恂
字信仲元豐五年進士知廣都縣亦同時上書入邪下第五等
其書以火不存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以父任爲右班殿直復登進士改奉禮郎
遷太常博士歷知真定縣通判劔邢石三州成德軍知衢州衢
俗尚巫鬼蓄蠱毒值閏歲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毒之賦悉爲
掄治患遂絕徙唐州州經兵亂後田積年不耕前守趙尚寬雖
累而榛莽尚多賦繼其後益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築
陂堰四十四處比去田增闢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
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千餘璽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
弘簡錄

兩州爲立生祠擢提點河東刑獄加直龍圖閣知滄州程昉欲
開西河繞州城而北賦曰滄城近河歲增隄防猶懼奔溢矧妄
有開鑿乎昉不從後竟不成復歷蔡潞二州入判太常寺進集
賢院學士在朝多所建明嘗言二府大臣多僦舍委巷或散處
京城公私非便宜倣前代丞相府于端門前列置大第俾居之
仁宗朝爲充國公主治第用錢數十萬緡今有五公主若悉如
前此其費無藝願講求中制裁爲定式又請諸道提點刑獄司
置檢法官職專平獄使民不冤又乞於禁中建閣繪功臣像如
漢雲臺唐凌煙之制言多施行尋以通議大夫致仕退居襄陽
卒年八十四

韓晉卿字伯修密州人幼時口誦千言旣長五經中第歷遷知
同壽明三州奏課第一擢刑部郎中兼兩浙轉運使差殺法行

諸道處畫多倉卒失措獨晉卿視民所宜而不戾法入爲大理少卿遷正卿大理自仁宗朝已典刑獄安石當國執以已意事久不決爭論盈庭晉卿終特之不變用是知名神宗亟稱其才每獄獄事連權要或屢鞫勿成者必以委之元豐置獄多內廷所付晉卿獨能持平考核無所上下嘗被詔按治寧州獄故事奉使有旨當入對嘆曰三尺法其在堂應伺候主意輕重其心乎受命卽行執政惡諸州多獄大辟將加劾治晉卿語執政曰祖宗之制可疑可矜者許上請仁恩之至也苟獄而獲謫誰復上請議者又欲引唐三覆奏例令天下庶獄悉奏決晉卿曰四海萬里必須繁以聽命恐自今疲死多於伏辜者矣朝廷皆行其說士大夫間推其忠厚不以法家名之後卒于官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舉明經練習法律試斷刑入等爲大理

評事累遷刑部員外郎舒直坐官燭事執政欲律以自盜吉甫
侍不可南郊起慢城督役嚴急董者曰此殆類白露屋耳役卒
以聞吏當以死神宗怒甚吉甫求對從容言非詛呪不應死帝
爲霽威得釋走馬使言蘇軾南遷所過郡守延館迎禮吉甫議
當笞章惇不悅太倉火議誅守者吉甫又力爭之皆如所請其
持論寬平類此請外知齊州徙梓州梓爲東川壯藩戶口最盛
轉運使欲增折配以取羨餘吉甫曰民力竭矣一增不可復減
吾寧貽使者怒忍爲國歛怨爲民基禍哉竟拒之生平老於爲
吏廉介不回累提點梓州路京畿刑獄開封少尹知同邢漢三
州以中大夫卒年七十

葉康直字景溫建州人擢進士知光化縣教民陶瓦以息火患
政務利民爲木與穀城令豐稷皆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

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會布行新法以爲司農屬歷遷陝西轉運副使五路兵西征命領涇原糧道承受梁同妄奏餉惡神宗怒械康直將誅之王安禮力救得免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秦州夏人侵甘谷砦戒諸將設伏以待殲其二酋進寶文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以疾請知亳州濬積滌民獲田數十萬畝名爲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

孫路字正甫開封人登進士元豐中爲司農丞鄧潤甫薦爲御史召對其言不合新政神宗語輔臣以爲不可用下遷主簿通判河州徙蘭州居四年夏人入寇論并禦功進五階除陝西運判元祐初爲吏禮二部員外郎兼徐王府侍講朝廷將棄河湟司馬光亟召問路挾輿地圖示光曰白通遠至熙州繞過一徑熙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辟土百八十里溯大河城蘭州然後

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幡然曰。賴以訪君。不然。幾誤國事。議遂止。遷右司郎中。以直龍圖閣知慶州。章惇柄國。復議以棄地。時諸道相視未進路。以修築舊壘爲名。載器甲樓櫓。頓大順城下。夜半起。安緝。遲明。據之。六日而城完。加竇文閣待制。遂築興平橫山。進龍圖閣直學士。徙知熙州。涇原城。西安詔出師。牽制其勢。路卽將衆臨會州。建取青唐之策。大將王瞻先至下之。王愍與爭功。路右愍。顧屬以兵。召拜兵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王瞻復與愍爭。訴于朝。削路職。知興國軍。徽宗立。累知太原。河南。永興軍。河中府卒。

穆衍字昌叔。河內人。徙河中。第進士。調華池令。徙知耀之淳化。慶卒嘗戍華池。及亂。衍母在耀。聞其名。不敢近。諸郡捕兵糧。稱無給。衍請發常平倉給之。使者懼得罪。衍爭曰。及今不恤吾兵。

將爲慶卒矣乃亟散之考爲一路課最元豐中叅种諤軍事諤
第賞不先死事衍謂非所以勸忠力爭之兵甫入塞未及解甲
復詔往靈武授渭慶兩軍衍力止其行同幕畏罪陽謝曰師不
非衆君之力也衍識其意曰全萬衆之命以一身寒責衍又何
憾元祐初議棄熙蘭衍言蘭棄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
有不顧則警及京師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
旦委之恐後患如前悔將無及議遂止改陝西轉運判官金戸
二部員外郎熙河分畫未決詔衍往視還言質孤勝如據兩川
美田實彼我必爭之地自西關失利遂廢不守請界二壘之間
城李諾平以控要害及他堡皆起亭障以通涇恩明年城成賜
名曰定遠三遷左司郎中紹聖初以直秘閣爲陝西轉運使加
直龍圖閣知慶州徙延安轉秦州未行卒年六十三後追錄不

棄蘭州議官其子一

毛漸字正仲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熙寧經理五溪漸條利害上察訪使誘以區畫遂建新化安化二縣除著作郎卽知安化召爲司農丞提舉京西南路常平元祐初知高郵遷廣東轉運判官渠陽蠻擾邊近臣言漸習知蠻事徙荆湖北路運判會朝廷議棄地漸言蠻徭畔服不常非稍威以兵未易懷德今一犯卽棄非策也不報繼果復入鈔畧覆官軍荆土大擾後歷提點江西刑獄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浙部水溢漸案錢氏故事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于海開無錫芙蓉河武進廟堂港常熟疏涇梅里入大江又開毗山七耳菑涇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開大盈顧匯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爲患加集賢殿校理入爲戶部右司郎中以祕閣校理爲陝西轉運

使攝渭秦熙三州未幾復攝帥涇原日夜治兵乘夏人犯邊遣將擣其虛遂破沒烟砦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命下卒年五十九贈龍圖閣待制

張近字幾仲開封人第進士累遷大理正受詔鞠發運使呂溫卿不法溫卿恃惠卿勢不肯置對人多畏之哲宗諭曰此出朕命卿毋畏對曰法之所在雖陛下不能使臣輕重何惠卿也知溫卿罪狀明白儻聽其蔓詞懼株連者衆遂以衆證定其罪擢提舉河北東路常平西路刑獄入爲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以集賢殿修撰知瀛州遼使爲夏人請命而宿兵以臨我近請亦出秦甲戌北道以伐其謀邊人呂懽兒入瓦橋爲盜吏執之遼人因略宋民爲質近言朝廷方繼好息民當使曲嘗在彼一偷之得失何足輕重哉故臣謂釋之便又遼卒私網取魚守兵與

闕斬首三十二州將請賞之朝議生事擅興宜論如律議弗決
近言邊人貪利喜功賞之則爲國起怨罪之他日將誰使禦敵
請兩置不問詔從之移鎮高陽累加顯謨閣待制至直學士徙
知太原以疾奉洞霄宮祠御史劾其買馬不予直失學士卒年
六十五

何常字德固京兆人登進士爲開封兵曹參軍紹聖初通判原
州歷遷熙河運副嘗言轉輸病民然粟僧自官出民得無害近
議欲貸民金帛使自入粟塞下誠非貧弱之利熙帥劾之貶秩
徙成都路御札令中使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常奏軍器之
飾敢不奉詔戲龍羅惟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
徒多無益詔獎其言爲減四之三除直龍圖閣加集賢殿修撰
陝西轉運使尋以顯謨閣待制知秦州諜告夏人多築塹柵朝

議出兵牽制常言羌人生長射獵今困於版築違其所長用其所短可以拱手待斃無煩有爲從之鎮察六歲轉通議大夫坐祭訪方邵劾其越法貴詔化軍節度副使終右文殿修撰卒年七十三

余良肱字康臣洪州分寧人第進士調荆南司理參軍民有自誣服殺人者良肱驗刃與傷異疑曰安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乎白府請自逮捕果獲真犯又民失物逾十萬逮平民數十人方榜掠號呼於庭忽有人階步耳語良肱知其盜也亟捕詰之賊盡得遷大理寺丞出知湘陰蠲里胥代輸逋米數千石通判杭州壘石隄二十里以障大江潮不爲害時王陶爲屬官常以氣犯府帥帥挾憾欲按之良肱不可後陶官于朝果以直聞改知虔州虔當孔道士大夫死嶺外者喪車過虔弱子寡婦良肱

皆悉力振護之以母老乞南康軍母憂服除爲三司判官方關
陝用兵朝議貸在京民錢又內府出腐幣售三司良肱皆力爭
之議遂格命提舉汴河司執政議伐汴隄木屢爭不能得遂改
太常少卿出知潤州遷光祿卿知宣州泊爲江東最請老提舉
洪州王隆觀卒年八十一 七子卞爽最知名俱以蔭試校書
郎卞宇洪範博學多大略累爲唐州判官湖北安撫司勾當機
宜文字尋知沅州加奉議郎先是良肱常爲鼎州推官五溪蠻
叛良肱運糧境上周知其利害上書朝廷言不如棄與其地就
而撫之當時是良股議未果行及是復叛殺沿邊巡檢斷渠陽
道拒官軍不得進卞適使湖北帥卽令卞節制諸將爲設方略
陰選死士三千夜銜枚繞出賊背伐山開道竟入渠陽黎明整
衆出蠻大駭盡銳來戰奮擊大破之鼓行度險七遇七勝斬首

數千級。蠻遂降。詔廢渠陽軍爲砦。盡拔居人護出之。紹聖初。論廢渠陽罪。免歸。徽宗復起。管勾玉隆觀。未幾。復渠陽爲靖州。又論免終於家。爽字苟龍。尚氣自信。不少貶。以苟合于世。爲瀛州防禦推官。應元豐詔。上便宜十五事。言過剴切。元祐末。復請太皇太后還政。章惇憾不附。已撻其言爲謗。訕除名。竄封州。久之。起知明州。未行。復以言罷。監東嶽廟。後俱入黨籍。

周常字仲修。建州人。登進士。以所著檀弓義見安石。惠卿稱之。補國子直講。教授揚州。致仕久之。中丞黃履薦其恬退。起爲太常博士。元符初。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佐郎。疏言祖宗諸陵器物務在質素。昭示訓戒。自永裕陵至宣仁后。乃施金珠。願收貯景靈殿。以遵遺訓。詔置之奉宸庫。擢起居舍人。常於講席論救鄒浩貶監郴州酒。徽宗召爲國子祭酒。進起居郎。言自古求治。

之主未嘗不以尚志爲先若使溺于富貴逸樂蔽于諂順適則志隨以喪不可不戒元祐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棄時以天暑著令記注官卯漏正勿奏事嘗言本朝記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聞見論可否神宗時雖不兼諫職亦許以史事於崇政院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炎敷可畏之候暫停進對亦人情之常若著爲令則必記于日錄傳之史筆後人將以爲倦於聽納事遂寢進中書舍人禮部侍郎蔡京不能容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湖州尋奪職居婺州復集賢殿修撰卒年六十七

李朴字先之虔州興國人登紹聖進士調臨江司法參軍自爲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將彊致之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朴力拒小見京怒形于色然尚優容之移西京國子教授程頤器許

之以嘗言孟后不當廢追官停勳會赦注汀州司戶與承旨范
純禮司諫陳瓘善徽宗卽位凡四十六日不聞玉音朴因舉某
事豈便於國某事豈便于民實純禮知而不言是無父風也純
禮泣下瓘薦之有旨召對首言熙豐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
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四方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可勝救
又言今士大夫之學不求諸已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莫大
于此京始大怒出爲慶州教授中書侍郎馮熙載欲邂逅見之
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見熙載耶言者希意論朴元祐學術不
當領師儒罷爲四會令奸民言邑東地產金寶朴立請罷之居
官所至有聲改知清江廣東路安撫司檄主管幾宜文字止其
帥孫瑛以文具勤王不若發常賦助邊破漕使鄭良引其肌取
安南之計以息邊患人稱其智欽宗在東宮聞其名及卽位除

著作郎半歲凡五遷至國子祭酒以疾辭高宗除秘書監趣召
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官其子孫二人皆自誌其
墓曰生平以天爲心以道爲體以時爲用其可已矣有章貢集
二十卷行于世

張翥字梁直福州人舉進士爲小官不與世詭隨時蔡京榜國
求善訓子弟者京族子應之以翥薦三辭不獲始卽館嚴教聳
拔意度凝然迥異他師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忽語曰汝曹什學
走乎諸生駭問故翥曰天下被爾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惟有
善走庶可逃死爾諸生以告京京矍然因見翥深語翥慷慨言
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京乃歛容問計翥曰宜亟引舊德老成
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是爲第一
義耳京用扣其所知翥以楊時薦於是召時翥後守南劍州遷

福建路轉運判官會范汝爲陷建州遣築徹擁衆來寇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盡力弔乃獨中州兵分爲數隊將戰第一隊旣他遣之入陣更食第二隊度所遣兵力將困卽遣第三隊往代第四隊至第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卒常飽而力不乏徹中流矢死賊衆敗走弔知士安恥無功卽函徹首與之士安大喜州兵皆憤弔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未幾徹二子果引衆竊素來攻聲言復父讐士安與州兵夾攻大敗之城賴以全甯。欲造大舟幕僚不能計其直弔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又欲築紹興園廟垣召匠計之云費八萬解弔教之自築一丈長短約算之可直二萬卽以二萬與匠者董役內官無所得奏紹興空乏難濟太后乃自出錢費充之以直龍圖閣知處州蕩平餘寇進秘閣修撰卒後廟食弘簡錄

邵武

孫構字紹先博平人登進士爲廣濟軍判官歲入圭田粟餘以
畀學官黎州今年累數擾邊用間殺之蜀帥呂公弼上其事擢
知真州歲內得盜令名指黨伍悉寘諸法境內爲清遷度吏判
官夔州邵杓梁永秀李光吉王充導生獠入寇運判張詵請誅
之神宗選構爲使倍道之官至則遣涪州豪杜安募千人往襲
自竹官軍及黔中兵擊其後斬承秀火其居餘衆保壘崖嶺黔
兵從間道夜譟而進光吉墜崖死充自縛以降除其地建南平
軍錄功加直昭文館徙湖北轉運使賜帛三百諭降懿治二州
納歸附州十四彭師晏尚持向背構知與向水會彭儒武有隙
檄使攻討除之得其下溪州地五溪皆平進集賢殿修撰賜三
品服交趾入寇拜右諫議大夫知桂州聲言將擣其巢穴寇聞

引去尋以疾提舉崇福宮換大中大夫卒年六十四構喜功名
勇于建立導章傳西南邊事禍自此始

鍾傳字弱翁樂平人本起書生李憲薦爲蘭州推官紹聖中章
惇典邊事傳入對言兵貴智不貴力夏衆彪勇難以卒滅但當
擇城險要以正不朝削地之法坐待其弊帝然之命幹當熙河
涇原秦鳳三路公事夏人陷金明傳與渭帥毛漸合兵攻沒烟
砦破之又與熙州王文郁築汝遮城賜名安西論功加秘閣校
理章崇命統將首履率衆會靈平夏人悉力來拒傳出其不意
引步騎二萬造河梁以濟遂作金城關又獻白草原捷由幹當
僅再歲連進集賢殿修撰知熙州提帥熙秦騎四萬出塞無功
而還惇方主其議不加罪又請合三路兵從青南討心或顛耳
關築天都城以包淺井亂囉和市工既集復言水源不壯不可

興役朝論以所奏乖異將罷之曾布爲言但就職俄而白草原
詐增首功事覺責監永州稅再貶連州別駕崇寧中復起知河
中府歷鄆瀛渭三州爲顯謨閣待制建言河南要地靈武爲根
本其四十五州六爲王土其東由清遠距羅山走靈州不及百
里夏以五監軍統焉若選將簡師先擊之以趨韋州可斷其右
臂徐當拊納離畔漸規進取訖城蕭關可斷其左臂乃條上十
四事未報詔諸道進討傳遣將拆可適領銳騎出蕭關至靈州
有功進龍圖閣直學士會高永年沒可適因失道爲敵所乘乃
班師詔貴以稽違逗撓黜知汝州奪學士大抵傳行事多欺妄
故屢起屢貸尋復故職卒贈端明殿學士

黃貴字師是陳州人章惇之甥登進士歷司農主簿提舉京西
淮東常平元豐末議罷提舉官惇屬蔡確徙提點開封縣鎮歷

遷京東河北轉運副使惇罷林希言其在陳與蘇轍友善兩女
皆嫁執子所爲不正不宜用哲宗以知陝州久之陞江淮發運
副使賀筵主登位還除太僕卿擢寶文閣待制知瀛興定州朝
旨籍民兵旁郡因緣擾困實懷愾不下爲條蠶利害上請事遂
得免俄卒于官贈龍圖閣直學士爲人孝友敦睦以內行稱因
惇故獲免黨禍

張頤字仲舉其先金陵人徙鼎州桃源第進士調江陵推官歲
饑朝廷遣使安撫頤條獻十事活數萬人改知益陽境接梅山
溪峒多蠻獠出沒按禁地約束名徭人耕墾上其事不報累遷
廣東轉運使熙寧中章惇取南江地建沅懿等州克梅山頤方
居憂移書朝貴言南江殺戮過甚無辜者十死八九惇疾其說
欲分功啖之乃言頤昔令益陽首建梅山之議今日成功權與

於此詔賜絹三百匹尋擢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改知荆南復徙
廣西轉運使時建廣源爲順州頡言其無益朝廷從其議坐梓
罵叅軍沈竦罷歸起直集賢院知齊與滄州進直龍圖閣知桂
州獻議者言海南黎人陳被實五洞首領益盛強爲中國患宜
有以撫納之命頡審處其事頡馳一使往呼之卽出補以牙校
喜而去詔問何賞之薄對曰荒徼蠻蠻無他覲得是足矣久之
運使馬默劾其經理失宜罷知均州哲宗立還故職知鳳翔廣
州召爲戶部侍郎所歷以嚴致理而深文狡獪蘇轍論其九罪
執政以頡雖無德而才可用不報踰年以寶文閣待制移河北
轉運使徙知瀛州湖北溪筴反朝廷倚頡素望復徙知荆南至
都門暴卒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儷放宕常行山間見雙鯉戲溪水上

傍一老父指曰此龍也行且謁君宜亟去行百步許大雷震電
崖岸傾圯草木盡拔倉卒得濟人皆異之丁謂妻以宗女因從
學兵法能持論縱橫慶曆中楊敞計湖南往弼上調敞授之以
兵使往弼大破之有功授陽朔主簿敞計儂寇安撫海南辟參
軍謀府罷調陽朔令攝興安移書說桂州守蕭固浚鹽渠以通
漕後李師中浚之因征安南以出餽餉大爲民利歷知賓容欽
三州換崇儀使徙邕州初至經亂後井里蕩然人不聊生弼爲
綏輯惠養忘其勞勸諸洞獻土物求內附弼降意撫納無犯邊
者邕地故卑下大水至弼身先版甬台僚吏賦役爲土糗千餘
置道衝城得不壞人乏食爲發廩以振于內方舟以餽于外遠
近感悅移知鼎州章惇經理五溪薦轉辰州遷皇城使降北江
彭師宴領忠州刺史郭達南征加康州團練使復知邕州民再

罹禍亂散匿山谷弼率百騎深入左江峒民知其至扶老攜幼以歸達帥官軍臨富良江交人納款欲班師恐爲所襲以計夜起賊覘知弼嚴弗敢追乃申令帳下遲明結隊徐行以所得廣源峒爲順州留弼知州事進西上閤門使建桃榔爲縣州去邕二千里多毒草瘴霧戍卒十死七八身亦染疫猶旦莫拊循軍士時其勞苦士莫不感泣思奮獲間謀不殺諭以逆順縱之去故賊動息皆先知交人終弼任不敢犯轉東上閤門使卒生不能爲詩好士樂施所得俸祿悉以與人家至貧不恤旣死妻猶僦室以居

路昌衡字持正祥符人起進士至太常博士參鞠陳世儒獄逮治苛峻遷右司員外郎歷遷工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坐治狂婦訴李清臣致之重辟責授司農少卿出知瀛州徙永

興軍進直學士知成都徽宗立上言頻年以來西方用兵致興大役利源害政佞臣蔽主四者皆陰之過盛自陝以西民力傷殘人不聊生災異之變主于天地不和人心怨望故妖星出見大河橫決秋雨霖淫諸路饑饉流殍妻子棄捐多不生還人心如此欲其無怨難矣徙南京留守入黨籍卒宜和九年贈龍圖閣學士

姚祐字伯受長興人第進士除夔州路運判且行會帝幸禁苑御弓矢祐奏聖武臨射賦徽宗大悅留爲左正言歷陳紹述之說遷左司諫建議置輔郡以拱京師進殿中監六尚局官制成凡所以事上率屬察舉稽違并殿最勤惰之法皆祐裁定以親老請郡授顯謨閣待制知江寧追捕張懷素獲之踰歲以直學士知鄭州改秦州或請訓熙河弓箭士徙邊以省更戍祐謂人

情懷土重遷丐以二年爲更發之期滿歲樂業而願留者乃聽
且請釋熙秦富民分丁授地蠲役借糧以勸耕植益廣秦之東
西川建城壁嚴保障以控熙河涇原皆從之遷工部尚書加龍
圖閣學士尹大名母喪服除進延康殿學士禮部尚書知太原
奉祠上清寶籙宮卒贈特進諡文僖

許幾字先之貴溪人太學擢第調高安樂平二簿知南陵縣還
游民託僧尼爲姦巧者數百人擢提舉京西常平爲開封推官
進至將作監程工省費吏與匠不得容其私遷太僕卿戶部待
郎以顯謨閣待制知鄆州梁山濼漁者窟穴盜賊幾籍十人爲
保使晨出夕歸否則以告輒窮治無脫者爲人有吏幹善理財
四入戶部至尚書嘗以搃泉布法罷又以治染院事失實知婺
州進樞密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成德軍太原府以預張

商英裁損吏祿之議貶永州團練副使安置袁州遇恩復中大夫卒

蒲宙字君錫閬州人母任氏知書號任五經宙自幼以開敷聞中第歷利州司戶參軍三泉主簿知合江金水二縣通判文州議者欲開徑路直達陝西宙言白文出江油鄧艾取蜀故道洮岷積石至文甚邇異時鬼章欲從此窺蜀爲其阻隘而止可爲之通道乎議遂塞尋爲監親宅教授提舉湖北京西常平崇寧均田轉運使以用不足將度費以定稅宙謂詔旨所以嘉惠元元初不在增賦也有持田獻權貴而假中旨給賜者宙又言宛穰地廣沃國初募民墾田得爲世業毋得輒訴已百年矣且地盈千頃戶且數百傳子至孫一旦改隸衆將不安先朝明詔具在胡可易之朝廷是其議掘提點湖南刑獄知鼎澧隴寧四州

復提舉潼川路刑獄有議權濫于鹽牧間自言先朝念此地糞
漢雜居故弛其禁以惠安邊人今之所行未見其利乃止累官
中大夫卒年七十二

陶節夫字子禮鄱陽人第進士除廣州錄事參軍逋寇楊元積
暴山谷捕擊屢逸且不承爲盜節夫詰以數語卽吐詞服將刑
語諸囚曰陶公長者雖死不憾如新會縣廣守章棄重其材及
帥涇原辟爲府僚崇寧初除講議司檢討官進虞部員外郎遷
陝西運副徙知延安府頗黨附蔡京京言其招降羌有功加集
賢殿修撰築石堡等四城石堡以天澗爲隄惟一徑可入夏人
以爲金窟密粟其間憤爲宋有亟發鐵騎來爭節夫分部將士
遮禦之斬獲統軍以下數十百人夏人度不可得歛兵退連擢
龍圖閣直學士方議城銀州謀告夏人已東節夫熟計必西趨

涇原急遣裨將耿瑋彥疾馳至銀州五日城成夏人果從涇原
至則城備已固遂遁去進樞密直學士夏欽欽塞節夫拒弗納
放牧者執殺之自是積怒大入涇原圍平夏城寇鎮戎軍殺掠
數萬口檄責中朝任蔡京兄弟壞亂天下京怒必欲報之會王
厚已降官卽命節夫領經制環慶涇原河東邊事建議今旣得
石堡又城銀州西夏洪宥皆在吾顧盼中橫山之地十有七八
興州巢穴淺露可以計取遂陳取興靈之策加龍圖閣學士會
經制司罷且乘所據地節夫於是復求內郡歷知洪青秦三州
江寧太原二府坐上疏乞留本道兵勿移成降待制知永興軍
數月卒追復龍圖閣直學士羣盜李勉起遼州北平間河東河
北騷動兩路帥與憲臣皆罪去至出塞耶督捕節夫以計擒之
人以是多其功

李伯宗字會之河陽人登進士知內丘咸陽太康三縣建言朝廷行方田均稅之法令以豐歲推行今州縣吏苟簡懷異者指熟爲災而貪進幸賞者掩災爲熟望深察其違戾而寘諸罰又括縣壯丁爲兵得千人上其名數與按閱之法知密院蔡京喜而薦之命提舉京畿保甲使行其說增籍二萬已而訴者陳牒至八百七十左遷相州通判提舉白波輦運提點江淮坑冶鑄錢入爲將作少監至大理卿入對言今情重法輕者許奏請而情輕法重者不許奏恐非仁聖忠恕之意徽宗納之開封民有鬻神祠故帽飾以龍者吏當以重法伯宗祇坐不應遷刑部侍郎與王黼不相能罷提舉崇福宮起知同州徙陝西都轉運使進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卒贈光祿大夫諡曰榮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調韓城尉知松陽白馬二縣爲

司農丞監察御史承旨張誠一補吏挾私延州呂惠卿遣禁卒
倪徐禧公使物祖道皆疏論之改司封員外郎歷知汀泉福三
州入爲戶吏二部員外郎左司諫官陝西兵未可減徽宗責其
論事依阿苟容出知海州拜秘書少監再知福州加直龍圖閣
知桂州乘蔡京閒邊欲邀富貴乃厚以金帛官爵誘黎洞王江
蠻楊晟免等二十五峒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三十峒
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旁通江洞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
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
控制百蠻以武臣調兵鎮守置溪峒司主之詔以王江爲懷遠
軍頒諸司使至殿侍軍將告命使第補其首領置二砦爲立學
又言黎人爲患六十年道路不通今願爲王民得地千五百里
遂以安口隘爲九州中古州地爲格州增提舉溪峒官三員又

言羈縻知地州羅文誠文州羅更晏蘭州韋晏開那州羅更從
皆內附請于黎母山心立鎮州爲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靜海知
州領海南安撫都監徙萬安軍于木口南丹州莫公佺衙拒命
發兵討擒之遂築懷遠軍爲平州格州爲從州南丹爲觀州并
允地文蘭那五州置黔南路提祖道顯謨閣待制龍圖閣直學
士名爲兵部尚書未行謀使張莊疏言海南一千二十峒皆已
團結所未得者百七十峒今黎人欽化未得者纔十之一耳乃
復留任徭黎渠帥不勝忿蜂起侵剽圍新萬安軍及觀州殺官
吏初徙城時祖道言黎人願伐木助役及是詔詰之不能對又
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界限朝廷受其弊地復瘴癘戍者十
亡五六所創州縣旋踵亦罷實無尺地一民益于縣官惟蔡京
自以爲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得超

除端明殿學士知復州大觀二年復召爲刑部尚書卒贈宣奉大夫張商英爲相治其誕妄追貶昭信軍節度副使京再相復還之是後龐恭孫張莊趙通程鄭皆踵其規模拓地受賞禍端咸起于此

張莊應天府人元豐三年登第歷提舉講議二司檢討官出提舉荆湖夔州等路香監事改提舉荆湖北路常平提點刑獄進龍圖閣學士廣南西路轉運副使請立朱崖詣州縣徙萬安軍詔莊按覆相度授集賢殿修撰知融州代祖道知桂州奏安化上三州一鎮地土及恩廣監洞蒙光明落安知洞程大法都丹團黃光明等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口幅員九千餘里尋又奏寬樂安沙譜四州七源等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皆納土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莊進兼

黔南路經略安撫使知靖州州界接平允從三州有忠恭皇后族子王子武欲通之因請復城元祐所棄渠陽軍上言湖北至廣西由湖南則若弓背自渠陽而往猶弓絃耳因以利啗諸蠻使納土立里熾結忌之且欲蠻多屬廣西以爲己功因誘復水蠻石盛唐毀其烽表橋梁渠陽蠻酋楊惟聰請討之子武以聞朝議謂其生事罷子武未幾安化蠻糾土莊遣蠻將黃忱往築州城忱知蠻情僞力言不可莊怒遣忱護築談州別遣胡超儂昌等築安化城果爲蠻所掩沒者數千人宇文粹中論諸人擅興師旅起發邀功妄言諸蠻效順納款柄臣招攬冒奏自謂綏撫四夸之功自昔欺君無大于此乃責授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連州移和州起知荆南徙江寧復徵猷開直學士歷知涇州襄州鎮江東平府宣和六年坐繕治東平城旋復摧圯

降兩官提舉訪山勸福官卒贈宣奉大夫

趙選聞封人大觀初以發運司勾當公事爲梓州路轉運判官
命相度瀘戎諸部納土以建立純州勞加直秘閣歷遷巡使知
晏州高公老妻乃宗女常出金玉酒器飲瀘戎十漏等心盤慕
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欽竹木擾戎部且誣致其長斗箇旁等罪
戎人咸恐漏遂與相結乘上元張燈襲破砦柵陷梅嶺堡掠公
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適行部昌州聞之倍道趣瀘州賊分
攻樂共城長寧軍武寧縣與宗諒遣將拒卻之已而樂共城監
押潘虎誘殺羅始黨族首領五十人因而憤怒合漏等復攻樂
共城詔斬虎罷宗諒代以康延魯總節制適陰有專討意兵
端于是益大詔發陝西義軍保甲等三萬人拜趙選南招討使
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會于晏州思義州近而固趙先遣

王育破之村岡諸落相繼而克因以積穀食士漏據大岡山山
嶺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壘城樹柵穿阬掘阱遁軍不能進問按
視其旁山崖壁特峭漏特險無備遁乃令巡檢种友直田佑恭
軍山下而遁身當賊衝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素習山險遣于
深岩捕取生徠得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徠背乘夜登
崖顛出火然炬徠熱狂跳賊廬上茅竹盡焚官軍鼓譟破柵遁
麾兵躡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擾亂不能抗赴火墮崖死者
不可計俘斬數千人上漏突圍走至輪多岡追獲之晏州平降
諸夸落拓地二千里爲建城砦置戍募人耕戰號曰勝兵詔
置沿邊安撫司除運副孫義叟爲安撫使公老妻不辱而死詔
贈節義族姪加通龍圖閣直學士鄜州蘭湟經畧安撫使于永
裔賜上舍出身拜通兵部尚書通與童貫有隙力辭奉醴泉觀

祠六年轉延康殿學士知成德軍涑水人董才得罪亡命因聚衆爲盜攻敗城邑遼人不能制中山帥府陰與才通誘使來歸上書請取全燕自效貫與王黼大喜許之適疏其不可言邊隙一開禍將無已上乃斥還才書洎通徒熙州黼貫卒納才議燕雲之禍竟起適議更陝西大鐵錢價與銅錢輕重等適言銅重鐵輕自然之理今反其理民誰信之以人奪天雖厲其禁終不可行也居數月以疾乞休奉嵩山崇福祠起知中山順昌應昌三府金人舉兵名赴闕卒永裔試校書郎歷知眉州言者論通欺罔遂放罷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從軍爲小校隸劉昌祚至靈州遇敵中矢拔鏃復戰以功賜金帶從征安南次富良江諸將猶豫未進蘊褰裳先濟衆隨之變趣走使巫被髮登岸爲厭勝蘊射之

應弦而斃一軍歡譟歷京西涇原將知綏德城儲懷寧順寧軍等六城粟至三十萬斛將兵取宥州破夏人於大吳神流堆謀知其監軍引鐵騎數千趨松村堡蘊頓兵長城嶺以待伺其困而擊之果以勝歸夏人寇順寧蘊置伏陜中約聞呼則起俘斬數百十人獲馬械甚衆累遷開德河陽馬步軍副總管顯肅皇后母自鄭氏再適蘊徽宗屢欲以恩進其官力辭不敢受人以爲賢卒年七十三贈威德軍節度使諡榮毅

何灌字仲源祥符人武選從事河東經略韓縝數試其材許以奇士遷府州大山軍巡檢盜蘇延福狡悍爲二邊患灌親梟其首遼人以爭買胡噎泉木舉兵來犯灌迎高射之輒中或著崖石皆沒羽遼蕭太師驚以爲神又爲河東將與夏人戰射皆徹甲洞胷出背疊貫後騎賊懼而引都知寧化軍豐州徙熙河

都監張康國薦于徽宗召問西北邊事灌以笏畫卻指坐衣
花紋爲形勢帝曰敵在吾目中矣擢提點河東刑獄遷西上閣
門使領威州刺史知滄州以治城障功轉引進使奏並塞三州
水淺陸運費鉅沿邊麥方熟請以運費就糴詔報可安撫使忌
之劾灌冒賞奪所遷官罷去未幾知岷州引邈川水溉田千頃
溫人號廣利渠徙河州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上言漢金城湟
中卽今西寧溫廓地歷唐故渠可考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
旱則人樂應募而射士之額以足甫半歲得善田二萬六千頃
募士七千四百人爲他路最童貫用兵西邊灌取古骨龍馬進
軍加吉州防禦使改知蘭州投仁多泉城砲傷足不顧斬首五
千級真拜廓州防禦使宣和初以救大將劉法熙帥劉仲武奏
其逗遛罷爲淮西鈐轄從平方臘獲賊帥呂師囊遷同州觀察

使改兩浙都鈐轄貫北征檄統制兵馬承易平以知易州遷寧
武軍承宣使燕山路副都總管加龍神衛都指揮使復幹尚不
所取景州解州圍名還管幹步軍司帝延遼使射灌一發破
的上親酌酒勞之遷步軍都虞候梁方平率禁旅守黎陽灌語
白時中宜思善後遂命灌行拜武泰軍節度使河東北制置副
使內禪之日領兵入衛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次滑州時方平已
南奔灌所領兵多募民充數望風而潰黃河南岸無一人禦敵
金師遂直叩京城灌至今控守西隅背城拒戰凡三日被創沒
手陣年六十二欽宗哀悼有司坐以不守河津追削官秩紹興
四年詔復履正大夫忠正軍承宣使子蔚爲閣門宣贊舍人
從灌與金人戰矢貫于臂與帳下韓綵雷彥興各手殺數人皆
死之

吳革字義夫。廷祚七世孫。少喜談兵。從涇原軍。以乘義郎幹辦
經略司公事。帥兵解遼州圍。使枯罕軍庭。揖不拜。責其貪利敗
約。詞直氣勁。枯罕爲之少屈。追回威勝諸屯兵。授書使歸。革言
于欽宗曰。金人有吞噬之意。願悉起關中士馬。赴都爲衛。詔以
爲武功大夫。開門宣贊舍人。符節諭陝西。行至朱仙。聞金兵犯
京師。復還。請帝與上皇妃后及太子皆出幸秦蜀。又欲令諸門
同出兵牽制衝突。首尾應援。可一戰而勝。金兵攻安上門。填道
度壕。革言於守將使洩蔡河水灌之。皆不聽。及填道將合。欲用
前議。則水已涸矣。革乃於啓聖院置振濟局募民就食。一日之
間至者萬計。多兩河驍悍之士。陰勸習以軍法。合所部已至數
萬。謀舉義。金水門外先誅范瑍。以三月八日起兵。前期三日有
班直甲士言。邦昌以七日受冊。革恥屈節異姓。遽起事先殺其

妻子焚所居。乃披甲上馬至成豐門。瓊初詐與合謀。已而從後襲殺。四面皆瓊黨。給章入帳執之。脅以從逆。革大罵。引脰受刀。顏色不變。麾下數百人與其子皆見殺。